



湖边乐读

◎陈顺源

别出心裁才巴黎

◎于学基

请让我们预想:2024年7月26日晚上7时30分(北京时间7月27日凌晨1时30分),巴黎最浪漫的黄昏时光,属于莫奈《塞纳河上的日落》的时光。天空被绚烂的橙红和金黄燃烧着,奇形怪状的云分割着天宮的梦幻,夕阳射出迷人的光线,为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等地标镶上橘红的亮边,肆无忌惮地洒向塞纳河的夕阳,激起的粼粼波光仿佛与天空一起燃烧和沸腾。此刻,这座见证过无数历史瞬间的永恒城市的时间凝固了,为了让人们陶醉于她的诗意、浪漫、温馨和恬静。

忽而,时间开始流淌。从巴黎东部塞纳河奥斯特里茨桥开始,180艘船顺流而下——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从这里开始!有94艘船载着各国参赛运动员,他们以“船载以人”的方式,在无边兴奋中穿过夕阳中的塞纳河,迎接他们的是余晖中的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奥赛博物馆,横跨在塞纳河上的亚历山大三世桥、艺术桥、新桥,当然还有塞纳河岸边蓬勃的梧桐树,庄严的建筑群,更重要的是30万名坐在沿岸观景台、表演场所热情的巴黎市民和数千名表演艺术家。船队行驶6公里,最终驶向埃菲尔铁塔夏乐宫广场。天空一点点暗下去,华灯一点点亮起来,沿河两岸建筑在移动的节奏中叙述着塞纳河的纵深和古老文化的神秘。嘹亮的音乐和呐喊声将巴黎的热烈激发起来,本届奥运会的浪漫这才撩开了面纱。这份浪漫只属于巴黎!

这样的预想是有根据的:巴黎奥运会组委会早在之前就向全世界公布了开幕式的创意;本人7月初刚游过了巴黎,当乘船游览塞纳河时,看到沿岸增建的舞台和看台,导游也不无自得地说我们是奥运会开幕式的预演。

法国人真敢想:现代奥运

百年史上,没有哪一届会把开幕式放到河上及沿河岸上。但巴黎人可能觉得,如果舍弃了塞纳河的开幕式,哪还有什么浪漫可言?放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艺术、历史珍宝不用,不算不算暴殄天物?用现有的优质资源整合利用,既节省了大量经费,又能把巴黎的城市气质张扬到极致,巴黎人绝了!

如果说浪漫是巴黎的城市气质,那么别出心裁就是巴黎的城市基因。巴黎太美了,无论是参观建筑、欣赏艺术、领略历史,或者,哪怕什么也不做,就在塞纳河岸边静静地发呆,巴黎都能满足你所有的期待。但巴黎最让人沉醉的还是浓郁的浪漫气息。我试想,巴黎的浪漫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巴黎人的别出心裁,出自那份天生的敢于想象,勇于挑战传统,善于展示独特的个性。

刚进巴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埃菲尔铁塔高大的身影。从公布设计方案那天起,指责就不曾停止。1885年,法国向世界招标,建高塔庆祝法国大革命100周年,最终确认埃菲尔设计的铁塔中标。当埃氏设计了300多米高的铁塔矗立巴黎的方案出台,巴黎的文学、艺术、建筑界人士,包括莫泊桑、小仲马、左拉等强烈抗议,认为铁塔与巴黎的古典建筑不相称,“巨大的黑色工厂烟囱”会毁了巴黎。铁塔在质疑声中一天天长高,到1889年,她长到了310米(现今为330米),成为除埃及金字塔以外人类最高的建筑。从塔下经过或远处眺望,感受的不仅是高大以及法国工业革命的象征,更是那曼妙的曲线,如同巴黎少女窈窕的身姿,散发着永恒的青春气息。

卢浮宫固然因为她是世界上藏品最丰富的艺术博物馆而令人向往,但好多人又何尝不是冲着广场中央的玻璃金字塔?1981年,法国政府要整修卢浮宫,打造一个地下展馆及主入口,华裔著名建筑设计师

贝聿铭拿出的方案是建一个玻璃结构的金字塔。与当年埃菲尔铁塔出笼时的遭遇相同,玻璃金字塔遭到了一大批法国名流的痛击,被认为是法国古典主义建筑“脸上的伤疤”。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纪念碑一般的玻璃金字塔在巴洛克式宫殿中央闪闪发光,打开了卢浮宫地下世界和建筑本身,现代化材料与古典建筑立面形成鲜明对比,意味着旧时建筑秩序与时代有机结合,形成新老对话。别出心裁的巴黎人也是逐步接受了这个新事物,并逐步引以为荣。站在卢浮宫宽阔的广场上,玻璃金字塔仿佛一块钻石,镶嵌在王宫中央,并以哲学隐喻的方式昭示文化交融。

蒙马特高地是俯瞰巴黎的绝佳之处,也是众多艺术家聚集的艺术高地。从市区老远看到高地上的一定是圣心大教堂,相比之下,圣心大教堂既不古老也不高大,但它被设计师别出心裁地捏住颈脖向上提了一下,并把外立面全部采用白色大理石,这就使得圣心大教堂一改欧洲教堂的庄重沉闷、古朴压抑,而变得修长妩媚、轻盈可人。

在古建筑林立的巴黎博堡大街,有一座庞大的建筑极像一座炼油厂,这便是赫赫有名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这座以展示现代艺术为主的场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外露的钢结构以及复杂的被按照功能涂上各色的管线。由于它一反巴黎传统建筑风格,令许多巴黎人无法接受,但这样的现代设计体现了把更多的空间留在室内,以及跟随人们需求而不断变化功能的理念,如今该中心同样是巴黎的新地标。

不仅是建筑,巴黎人的别出心裁渗透在文学、绘画、电影、美食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新意识,也包括包容、融合文明精神。

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不知我的预想可否实现?

玉兰一瓣

丰碑,永远立在人民心中

——伊犁之行感悟

◎瞿亚楠

6月底,我们一行9人来到惠远古城,参观这里的伊犁将军府。

记得行前有人对我说,如果没有左宗棠,你今天去伊犁州,要办出国护照呢!

走进展厅,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了伊犁将军府建立的年代,共有40多位将军在此履职。他重点向我们介绍了左宗棠力主收复伊犁的壮举。当时,清朝大臣对待收复伊犁分为两派。左宗棠是塞防派的主将,坚持收复伊犁,认为这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尊严的必要之举。他在给清廷的奏书中强调,“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李鸿章是海防派的代表,认为应优先加强海防,这是应对外部威胁,确保国家安定的关键,而新疆是“化外之地,不如不收”。最终,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依据“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新疆大片地区被收复后,左宗棠抬棺出征,三路清军直扑伊犁,迫使沙俄政府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伊犁回到清朝的版图。

走出伊犁将军府大门,马路对面的广场上耸立着高大的左宗棠铜像,铜像的底部铭刻着八个大字:“无锡援疆,江阴援建”。

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凡是为国家统一、为民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人,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一个月前,父亲在嘉峪关见到了同样的一幕,明朝大将冯胜横刀立马的铜像矗立在景区。嘉峪关与他密切相关。1372年,冯胜攻取河西后,选定了嘉峪关与黑山之间狭窄处修建土城,从而结束了嘉峪关“宋元之前有关无城”的历史。随后,冯胜又修筑了周围的长城,使其成为明朝边境的重要防御工事。导游说,嘉峪关修筑的年代早于山海关,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雄关”。冯胜在明朝开国武将中功劳排名第三,因功高望重而受到朱元璋的猜忌,年届70被赐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游览独库公路,这种感受愈益强烈。

独库公路,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长约561千米,一半路段在海拔2000米以上,“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山高险峻,万仞壁立。用李渔的话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

1970年3月,新疆拉开了修筑独库公路的序幕。修路的解放军官兵与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殊死搏斗,搬雪烧水,餐风饮露。经过艰苦奋战,1983年9月,独库公路正式建成通车,以后又多次改建扩建,提升了公路品质。现在车在“天”上走,人在仙境游。

独库公路使南北疆路程由原来1000多公里缩短了近一半,不仅方便了人们交通出行,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车至乔尔玛,这里有一个烈士陵园,为筑路而牺牲的168名官兵长眠在此,相当于每走3公里多的路,就有一位军人牺牲。

碑立在公路边,立在人民的心中。

人们纷纷下车,瞻仰烈士事迹。在烈士纪念馆一楼大厅的展柜里,摆放着两张烈士证书原件,其中一张是刘木子的。幼儿园刚毕业的文文认识一些简单的字,她突然指着烈士的遗像说:“奶奶,这个就是刘木子。”刘木子,1957年生,1978年5月29日在施工中被飞石击中牺牲,年仅21岁。

我们伫立在烈士纪念碑前,向先烈们致敬。一家6人举着鲜红的党旗,在纪念碑前合影,虽然只有3人是党员,但是我要让两个孩子记住,今天的生活是由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传承红色基因,就要从娃娃抓起。

烈士们请放心,你们的未竟事业,后来人一定会完成。